

黄河路过玛曲

马宇龙

河水东流,玛曲的黄河却颠覆了人们长久以来对大江大河走向的一贯认知。黄河在这里不仅西流,而且来来去去,不断往复,由此滋生出一片广阔而美丽的湿地。

顺着蜿蜒流淌的黄河行走,我觉得自己的血脉也开始升温,对于黄河“母亲”一般的感受在我心中不断滋长。由源头的涓涓细流一路抵达玛曲的黄河,经过宽阔草原的滋养补给,渐渐变得湍急,变得清澈明亮起来。因为河流不断回归,玛曲的土地大多是湿地。无数的支流,还有支流的支流,再加上丰茂的水草、肥壮的牛羊,点缀出草原的原始生态之美,广袤而苍凉。有人把这块湿地形象地称为“黄河之肾”。肾,是清除体内代谢产物,排出废物、毒物的重要器官。它还具有再吸收功能,可以保留住水分和其他有用物质,调节人体内部的平衡。湿地的作用正与之相若,它维护着自然环境的稳定,在吐故纳新和新陈代谢中绵延福祉,造福于人。这种种的功用,赋予了湿地生态之美和精神之魂。

河水流过玛曲黄河大桥,仿佛忽然停滞不动了。它左顾右盼,频频回首,像有什么放不下、舍不得。

湿地辽阔,长河曲折。从襁褓中走出来的黄河,保留着本真的模样,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。她惺松眼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,梦幻的、神秘的。她一边走一边摸索,一边成长,一路吸纳各个支流,在这里终成大河。终成大河的她,在柔美尚多于壮美之时,与玛曲黄河大桥相遇。这不是她遇见的第一座大桥,我不清楚。但

她的欢欣,她的激越,早已被那不停歇的哗哗声响表露无遗。以后的千里之行,她将走过更多的桥,面对更大的山、更深的谷,遇见更美的风景,但这一次的邂逅,注定烙在她的心里。源源不竭的水源补给赐予她巨大的力量,从此她再也不用惧怕下游那些传说中的崇山峻岭、高峡低谷了。

站在桥上,我望见成群的牛羊,互相交错的雪山与湖泊,还有目光所及处那些红色屋顶的房子。云层低垂,阵阵风起,让一片辽阔苍茫多了秀丽与妩媚。不用问,那一定是牧民们生活的村庄,那里一定有好多身穿长袍的卓玛,弯腰弓背,在劳作,在歌唱,不紧不慢地维系着人们与自然的关系。这样想着,果然看到两个穿绛红长袍的女子俯身从河中取水。她们先将水弹向天空,再弹向大地,最后抹一下头顶。她们感恩黄河,将黄河时刻呵护在手心,捧上额头,百般怜爱疼惜。她们是一群真正热爱黄河的人。

一名当地的青年告诉我,在玛曲的乡镇,但凡是有黄河和其支流流过的地方,每一段河流都有一名乡镇干部来担任河长。青年是尼玛镇的干部,也是一名河长,每周都要巡河。巡河,听起来威风,实则是辛苦事。他必须发现细节,查补漏洞。他想方设法拦住垃圾,不让一滴污水流入黄河,把一河清水放心地交给下游。黄河的下游,多到无以计数的地方、无以计数的人,与他素未谋面,此刻却与他的心相牵挂。在这里,人与河的关系,人与大地的关系,人与人的关系,跨越辽阔的空间而变得更加紧密。



我的家乡在山东诸城。

诸城历史悠久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载:“舜生于诸冯”。诸冯村(今诸冯社区)如今就静静安坐在诸城城北,城中还建有舜庙。舜庙边就是潍河,潍河上曾发生过著名的“潍水之战”,韩信以囊土壅水之计大败楚军。诸城作为鲁东重镇,自古崇文尚学,特别是宋代苏轼曾知密州(今诸城一带),其弟苏辙也赞誉诸城“十万人家尽读书”。苏轼主政密州尽管时间不长,但佳作频出,成为诸城深厚文化底蕴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,千百年来当地人人为之深感自豪,并努力传承这一文脉。如今诸城的各类文学诗社数量颇多,也较为活跃。

离开家乡外出工作二十多年,故乡的许多人事,物常常让我魂牵梦绕。最令我常常想起的,当数与故乡有关的书香记忆。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农村上小学时,想买本书很不容易——只能等到镇上新华书店在赶集那日开门,步行到离家十多里外的镇上。而我也不是每一个赶集日都能去得了,要等到我周日,假期与赶集日是同一天时,才能成行。各种困难叠加,更令我记得每一本书都分外可贵。

最懂孩子的是母亲。我的母亲知道我爱看书,每每想办法从手头挤出几毛钱塞给我。买到书后,我揣在怀里,一路蹦跳着返家,早有玩伴在我家翘首等着一起看书了。其中还有一件趣事。当年我只认识“普”字,还不认识“晋”字。有一次到镇上新华书店去,向柜台后面的售书员说想买本“普国故事”,连问三遍对方都一脸蒙。最后,还是他先一步明白过来,给我一本《晋国故事》。那之前,我买的主要是小人书,这是我的第一本成人书。

父亲那时在诸城县上班。我七岁那年,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县城新华书店。书店坐落在人民东路,从我记事起就没换过地方。从书店往东步行一小段再穿过巷子,就到了超然台,据说苏轼在密州时在此留下了传唱千古的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”。那次我买了一本注音的彩色折叠式硬壳小人书,这在当时是最新颖的,让我爱不释手。书名倒是记不住了,内容是讲小孩子如何刷牙洗脸讲卫生的。后来我到诸城县读初中、高中,经常到人民东路的新华书店去看书买书,曾买过《古今中外名人读书法》《苏轼在密州》等书,至今都放在书柜里,时常翻阅。

我读着新华书店的书上了大学,毕业回家乡参加工作后,单位离新华书店不远,更是经常去逛。买过的《怎样写文章》等书,尤其使我受益,对提高公文写作水平有很大帮助。

后来我离开诸城到外地工作,有二十多年没有光顾这家新华书店。其间有机会几次从书店门前路过,但终因种种琐事未能

书香诸城

张志海

踏入。2022年正月的一天,我又一次路过这家书店,特意在书店门前停下来。店名没有改,店面仍然是那么朴实无华。迈进去,里面的格局陈设却已跟当年截然不同,除过去的柜台式布局已全部改为开放式布局外,还针对不同阅读群体进行了人性化、现代化设计,书的种类更丰富、层次更高。令人欣慰的是,我看到不少小朋友,人人手捧一本书,或站或坐,沉浸书中,乐在书中。从他们身上,我看到了未来发展的希望。入宝山,不能空手而归,我高兴地买了两本书作为纪念。

走出书店,回头望去,我感激这家新华书店一直帮助我,伴随我成长,如师如友;也感叹新华书店作为图书发行的重要阵地,一直在默默发挥着重要作用,把千千万万本书送到了课堂上、家庭里及许多爱书人的手中,让孩子们成长为有用之才,让大量读者提升了才智,能够更好地建设家乡、建设祖国。诸城的书香,也从历史深处走来,靠着书店和众多爱书人的助力,飘香久远。据我了解,如今诸城几乎每个农村社区都有图书馆和电子阅览室。诸城人的购书环境、学习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文化氛围更加浓厚。

有文化的长期滋养,诸城人以开放、包容、创新的精神,推动城乡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。家乡朋友来看我时兴奋地告诉我,诸城的交通即将迎来新机遇,待到相关高铁线路建成,从诸城北上北京、南下上海均只需两小时左右。

是啊!大道如砥势如虹,到那时,诸城与京沪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将更加便捷频繁,这对于诸城未来的发展无异于如虎添翼。当年,苏轼在超然台上写下“诗酒趁年华”。如今,书香萦绕的诸城,不正也迎来它发展的的大好年华吗?



古老的黄河从巴颜喀拉山而来,越过青藏高原,像一台蒸汽列车,冒着白汽驶入陇原大地,开始了陇上的漫漫行旅。此刻,我就坐在这列火车上,我就是黄河的一朵浪花,一掠微澜。河水一头扎入甘南,却猛地掉转方向,拐出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。

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。玛曲,在藏语中的意思就是黄河。在我印象中,以黄河命名的县只此一家。

耳边回响着歌唱玛曲、歌唱黄河的民歌,我登上这片草原的制高点之一——像剑一样直插天边的尼玛梁山梁,远眺黄河蜿蜒曲折,柔美地逶迤远去。想起少年时,一个朋友第一次去兰州看黄河,回来后逢人就念叨:黄河一点都不咆哮,就跟咱家门前那条河一模一样。可见,《黄河大合唱》是何等深入人心,使人们忘记了黄河还有舒缓温柔的上游。在草原捧着云朵的地方,黄河像一条细细的白色飘带缓缓地舞动,安详、静谧、旷远。要是当年朋友来到这里看一脉清流的黄河,他一定无法将它和想象中那条咆哮浑浊的黄河联系在一起。

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,是河流遭遇了群山的阻挡,折向西北而形成的。自古

万润村的书屋

刘琳

2018年初夏,结束了在湖南湘西的驻村扶贫工作后,我得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(以下简称“中规院”)北京公司在安徽开展传统村落保护试点工作,正需要驻村规划师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,我以中规院驻村规划师的身份进入安徽潜山市万润村工作。

在村里,我租住在友好大哥家。友好大哥有一对可爱的女儿,我和她们一起住在房屋二层。加上工作时与其他孩子的接触,我得以了解当地小朋友的精神世界。村子里的新鲜事不算多,刷短视频、看综艺节目、睡懒觉,就是孩子们对自己辛苦学习一周的“奖励”。

友好大哥家一层常有人打麻将,孩子们住在二层,每天都会听见楼下打麻将的声音。这种情况在村里不罕见。于是,我和同事们萌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:在村里改造一间小房子,作为孩子们的专属学习空间。一番勘探,我们选择了村内一处传统造纸作坊。这处作坊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闲置。我想,我们可以在保证建筑安全性的前提下,对房子的外部形态尽量少做干预,以求保留建筑承载的文化记忆。

设计的时候,我们想到,孩子们的天性好动爱玩,那就取消非承重隔墙,留出足够大的活动空间;使用图书馆的孩子普遍年龄较小,那就将书架做成能让小朋友无限探索的空间;希望小朋友和自然有足够的互动,那就设置气泡天窗,让竹林和天柱山都进入视野中来。

每天天微亮,我和同事步行半小时到工地;等工人下班后,我们再步行返回住处。夏季施工时,酷暑难熬,中午顶着太阳回友好大哥家吃午饭成了一件难事,于是我们干脆在工地上吃饭。等到寒冬,连日暴雪,因为担心书屋的土坯墙被雪压倒,附近的村民一次又一次到工地清理积雪……书屋的建设,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。

2019年10月,书屋建成。书屋的新奇体验,短时间内吸引了不少孩子来这儿看书、写作业。但这种趣味性终究还是败给了寒冬。进入腊月,孩子们的周末上午基本都是在床上呼呼睡过。而此时,各个单位和爱心人士捐赠的两千多册图书还没有整理完。于是每逢周末,我就一个人去书屋,花上一天时间整理那些图书,也期盼着有孩子能造访这间得来不易的书屋,跟我一起享受书屋里的静谧时光。

但每个周末,常常只有一个八九岁的

小男孩过来。有时候是他爷爷送他来书屋,交给我后,他爷爷就去劳作了,孩子就自己在书屋看书学习。我每次主动问候,他都很腼腆。2020年,中规院的领导给书屋送来一批益智玩具,其中有一盒象棋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小男孩主动和其他小朋友交流,也是第一次在书屋听到他爽朗的笑声。后来我才知道,男孩的父母离异,他常年由爷爷奶奶照顾。父亲外出务工,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家,而每次回家,都会陪着小男孩下象棋……

我在万润村待了三年。一场又一场的活动,让我逐渐融入孩子们的世界。了解孩子们的心理需求后,书屋开始实行“萤火虫公益书屋陪读计划”。这个计划通过积分制,除了在阅读、写作、口头表达等方面激励孩子们外,更鼓励他们自己管理书屋。在大家共同努力下,书屋一点点热闹起来。

2023年8月,在中规院的资助下,我们将第一批积分排名靠前的孩子送去北京参加研学。我们带孩子们参观北京的学府,让孩子们明白无论身处何时、何地,选对自己喜欢的行业,都可以有一条出路。有孩子从北京回来后,在笔记本中写下感受:“在这么多天的旅行中,我想我知道了我对未来的目标。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城乡规划师,给乡村带来变化,给乡村的孩子带来不一样的童年。”这让我更加自豪于自己的职业。

书屋建成后,各界爱心人士纷纷前来,陪伴这些小朋友快乐成长。我们还与公益机构合作,建立了志愿者与贫困孩子之间一对一的陪伴关系。一晃,当年在万润村与我朝夕相处的那群孩子都已经长大了。一个曾经羞羞腼腆的小女孩,如今已经成为一名大二学子,去年寒假伊始她就主动加入“村晚”的筹备中。我也看到更多成长起来的大学生、中学生成为村子里的主角,用他们的行动建设村子,传承文化……

现在,我已经搬回潜山城。这些年,万润村的小朋友中多了一些生面孔,书屋的管理运营也日渐成熟。未来,我希望书屋能一直成为孩子们童年的一扇窗,帮助他们接触更多的书、更多的朋友、更广阔的世界……



《清溪垂钓》,作者黄寅虹,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春的生机

郭宗忠

迎春花开了。桃花开了。它们一旦结伴而来,整个春天的花便纷纷跟随着涌出来。它们手拉着手,在春天翩翩起舞,把春天装扮得花枝招展、光彩照人。你走到哪里,哪里都是花的世界,它们列队欢迎你的到来,带给你不期而遇的美好。

这样的季节,我会朝着山桃花盛开的云蒸霞蔚处走去。山桃花隐藏得最深,如果不是它们突然怒放,都分不清哪些树是山桃花。隐秘的角落、树林中间、山中、道边,山桃花盛开了,让人怜爱和欢喜。

走进北京的功德寺公园,一片桃树林中,满目皆是绽放的粉红色山桃花,还有含苞欲放的白色山桃花。一树一连,花色各不相同,即使一样的颜色也是深浅不一。远望,它们像大地上浮起的彩云,一朵朵花儿眨着眼,笑对

春风的吹拂,陶醉在春日的清新里。而在船营公园,新长成的山桃树今年刚刚开出第一朵花。它悄悄地睁开眼睛,打量着这个世界。不用几年,就会有满树的桃花连片,成为风景。

跟随之桃花的脚步,我走进相隔不远的颐和园,西堤上的柳绿桃红让人欢欣。柳桥、练桥、镜桥、玉带桥、翻风桥、界湖桥,西堤六桥各不相同,都是点缀在昆明湖上的明珠。柳丝丝缕缕地绿了,垂拂在平静的湖面上,好像一支支孩子手中的画笔,在湖面上描绘着春天的景象。山桃一树繁花,碧绿的昆明湖、十七孔桥、绣漪桥和万寿山被缤纷的山桃花点缀,给这一幅画卷增添了古雅的诗意。

美的风景,美的心境,轻柔的春风醉了,荡漾的湖水醉了,连湖中的鸳鸯、野鸭、天鹅也都跟着醉了。一对鸟

儿在水面上舞姿翩翩,一波一波的水纹荡漾开来,似乎在画着一个个同心圆。前些日子开始迁徙的白天鹅陆续来了四五批。第一批在昆明湖上空盘旋数圈,经过佛香阁,朝着西边飞去,留在了摄影发烧友的镜头中,也留下了没有降落湖中的些许遗憾。第二批滑翔着落入昆明湖,在湖中游弋的画面,让昆明湖成为柴可夫斯基旋律中优美的天鹅湖。第三批白天鹅最为活跃。上午,它们在昆明湖中起起落落;到了下午,它们又一起飞过玉带桥、绣漪桥、文昌阁、佛香阁,绕过了万寿山,在水面间绣出了一幅幅祥和的图画。

在柳绿桃红中,周边一片片稻田开始耕作。这片风景的出现,得益于北京多年来恢复京西稻田风貌的努力。在新耕的土地上,白头鸭、白鹤、喜鹊、麻雀,还有刚迁徙归来的灰

椋鸟,成群结队在土中翻找虫子,让即将播种的油菜籽有一片远离虫害的家园。随后,油菜花会在这片土地上开成花海。再之后,收割后的油菜花田里,稻农开始插秧。一畦畦的水田,唤醒夜晚的蛙声和蝉鸣,唤醒月上柳梢头的星光之夜。走在田埂上,稻花迷人的气息会扑鼻而来,那是即将到来的丰收景象的预演。

绿意浓浓的田野,柳绿桃红的西堤,耕作后洋溢着泥土气息的土地,正在返青的西山,行云雨施的天空,都在尽情书写着春的生机。

